

強化學校與社區關係、 增進學生學習機會： 美國的作法

單文經

【作者簡介】

單文經，江蘇蕭縣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美國密蘇里大學、奧瑞岡大學、華盛頓大學進修。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摘要

目前，台灣地區教育學者討論學校與社區的關係時，多集中於「學校社區化」或是「社區學校化」的理念。本文則回歸到學校與社區夥伴關係的建立，描述美國在「強化學校與社區關係、增進學生學習機會」的四項作法。第一，「與學校聯結的服務計畫」是指社區對學校提供的，包括健康和人員的服務和支援等。這些以學校為基地的計畫，由具有夥伴關係的鄰里社區贊助經費支援各項服務，而學校則在必要時進行組織改造，將各項由社區提供的服務計畫融入學校的總體計畫而成為課程與教學的核心。第二，「社區服務與服務學習」包括同儕輔導、資源回收、環境清潔、鄰里巡邏、各種志工等活動；社區服務以社區的需求為著眼點，而服務學習則著重與學生的學業學習取得關聯。這些活動增加了學生與成人互動、深入體驗、應用所學的機會，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穩定的情緒、健康的身體，以及正確的生涯態度，因而提升了學生與人合作、勤於學習的能力，進而提高了學生的學業表現。第三，「學校通向就業及生涯的計畫」是透過學校與工商企業的合作，提供工作或是學校為本的學習機會，目的在讓學生順利地由學校過渡到職場中。這些計畫所提供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學習與進修的機會，協助學生習得必備的技能，提昇終身學習的意願，

並且建立勇於承擔責任的志向、積極上進的生涯態度，以及良好的社會聯繫網絡。第四，「青年發展計畫與青年組織」是指以社區為基礎的機構和組織所提供的各項活動，以便讓青年學生獲得順遂的成長與發展機會。這些計畫與組織的主事者皆對學生會員寄予適度的期望，提供適切的角色模範，豐富的養護環境，並且為滿足青年會員的多元興趣而辦理各項活動。

關鍵字：學校與社區的關係、學校聯結的服務計畫、社區服務、服務學習、學校通向就業計畫、學校通向生涯計畫、青年發展計畫、青年組織

壹、前言

學校與社區的關係，乃是密不可分的。關於這一點，中外學者多所論列(林振春，1988, 1994, 1999, 2002；黃鴻文，1995；梁茂森，1990；Cibulka & Kritek, 1996；Dewey, 1902/1976；Honig, Kahne, McLaughlin, 2001；McLaughlin, 2000；McLaughlin & Talbert, 2001)。歸納其論點不外乎下列三項。其一，學校與社區為資源共享的共同體。其二，學校與社區成為共同工作的夥伴。其三，學校與社區為相互服務的對象。

從辦學的立場而言，以資源共享、工作夥伴和相互服務的共同認識為基礎，強化學校與社區的關係，應該可以促進學校與社區的共同成長，進而增加學生的學習機會。這樣的主張，早經有識之士標定為教育改革的方向(許水德，1995；郭淑娟，1995)。「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的理念即是此一教育改革方向之下的最佳寫照(張德水，1995；蔡瑞榮，1995)。

有鑒於此，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會在《教育改革諮議報告書》(1996)之中，即曾明確宣示：以「發展適性適才的教育，力求『帶好每位學生』」為教育的最高指導原則之一。為了要激發學校內在自生的力量，該報告書並且具體地建議各級學校應該「善用社會資源」，以便「激發學校內在自生的力量」。查其基本的構想為：「生活即是教育，教育與社區息息相關。激勵社區提供人員與經費以協助學校發展並改善教學環境，學校也開放所並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使學校與社區有良好、密切的互動，既能有效實施親職教育，也能導正觀念，形成共識。善用並發揮社會資源，使學校課程發展與社區生活確實結合」(頁41)。

近年來，社區教育學者為了落實「善用並發揮社會資源，使學校課程發展與社

區生活確實結合」的理念，大力推動「學校社區化」與「社區學校化」的作法。所謂「學校社區化」之概念，在於促使學校逐漸從封閉型轉為社區型的學校；「社區學校化」的想法，則引導社區逐步轉化為學校的另一個教學場域；學校與社區之間因相互合作、共同成長，形成共同體。從一方面看，這二個概念似有相當程度的分野，所強調的工作重點亦各有不同；但是，從另一方面看，這二個概念則又有其相互共通之處，都在強調學校與社區之關聯。（本文作者長期以來從事教育研究，對於能提振教育效果，造福青年學子，增進社會福祉的任何作法，皆十分關心，茲逢國立教育資料館以「學校社區化」公開徵集文稿，乃以「強化學校與社區關係、增進學生學習機會」為題撰成本文，唯因所蒐集的資料以美國為限，乃以「美國的作法」為副題。）

依據 Honig, Kahne, & McLaughlin(2001), McLaughlin(2000),以及 McLaughlin & Talbert (2001)等的說法，近一、二十年來，美國在「強化學校與社區關係、增進學生學習機會」的作法，可以歸納為四類：

- 第一類，為社區對學校提供的各項服務，名之為「與學校聯結的服務計畫」(school-linked services initiatives)，包括健康和人員的服務和支援。
 - 第二類，為社區服務或服務學習的方案(community services or service learning programs)，以便讓社區的兒童與青年能有更多的機會參與社區的活動，以增進其學習的機會。
 - 第三類，學校通向就業的計畫(school to work initiatives)，讓地方的工商企業提供教育的機會給青年。
 - 第四類，以社區為基礎的機構和組織(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所提供的服務，以便讓青年獲得成長與發展的機會。
- 以下即分別介紹之。

貳、與學校聯結的服務計畫

「與學校聯結的服務計畫」旨在增加社區對學校提供服務的機會。在美國，過去十五年來，社區對學校提供的各項服務，成長的十分迅速。這些服務有些是來自公領域，也有些是來自私領域。這些服務的作法有三項目的：其一，結合社區之中以「提供支援家庭的服務」為主旨的機構、社團或個人，加強其與學校的聯繫，以便為兒童與青年乃至其家庭，提供更多健康與人員服務(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的機會。其二，直接提供更有效率、更高效能，與含蓋面更廣的健康和人員的服務。其三，全面提昇兒童與青年的健康品質、公民素養與基本學力(Honig, Kahne & Mclaugh, 2001)。

「與學校聯結的服務計畫」與一九三〇年代進步主義時代實施的「衛生教室」(hygiene classes)和最近大力推行的煙毒防治計畫不同。進步主義時代的作法是把學校所能提供的服務加以擴展和延伸，目的在使學校的服務能因而強化，範圍較大而不集中；而煙毒防治計畫則只是針對煙毒一項最急迫的項目為標的，希望透過學校所能提供的服務，達到煙毒防治的目的，焦點集中，但範圍較小。而「與學校聯結的服務計畫」則是設法就社區之中提供各項服務的機構、社團或個人，加強其與學校的聯繫，以便建立夥伴關係，而使得二者能同蒙其利，範圍仍大，但焦點亦集中。其著眼點在於學校與社區，同步成長，以便加強為青年學子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

「與學校聯結的服務計畫」之中的各項作法，其基本假定是：若是加強「提供支援家庭服務」單位和學校之間的聯繫，將會增進學生的學習機會。其原因有二。其一，如果這些單位設在學校或是離學校很近的地方，青年們就比較有可能接受這些服務，因而其身心的健康狀況就會得到改善，其基本需求亦比較容易滿足，而其家庭也會因而受惠。因為這些青年的非學業需求得到相當程度的滿足，所以他們到學校學習的準備也就比較好，學業方面的學習結果也會因而比較好。其二，若是這些社會工作者、健康服務人員、諮商與輔導人員，乃至於家長或監護人以及其他人士，能在學校為青年們提供各項非學業的服務，就會使得教師們感覺到自己不是孤軍奮鬥，而是擁有來自各方面的支援。因此，教師就能在一個較佳的學習環境之中，把他們的時間和資源更專注地投入於學業方面的教學，而不致於耗費許多寶貴的時間在一些與學業學習無關的事務之上。

「與學校聯結的服務計畫」的推動單位有大有小，有的是由個別的學校所推動的，有的則是由以州為單位。舉例而言，加尼福利亞州聖地牙哥市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在漢米爾頓小學(Hamilton Elementary)即推動了一項名為「重新啟航」(New Beginnings)的計畫。這項計畫由市政府整合了鄰里的青年服務機構，共同出資在校園裡提供了心理健康諮商、保健服務、成人基本教育和娛樂等活動，建立了堅強的學校與社區之夥伴關係(Philliber Research Association, 1994)。

在肯塔基州和加尼福利亞州，州教育行政單位贊助經費給學校及其他以鄰里為基地的機構，以合作和整合的方式提供健康、社交、娛樂、就業，教育和其他的服務。肯塔基州在一九九一年通過的《肯塔基州教育改革法案》(Kentucky Educational

Reform Act of 1991)之中，即要求全州的中小學之中，凡是在籍的學生，其家庭為清寒者(即享有減免午餐費之服務者)若超過百分之二十，即須在校園內或是校園附近提供家庭支援和就業等的服務(Illback, 1997)。加尼福利亞州州政府即推動了「健康啟蒙」(Healthy Start)的計畫，請各中小學提出以學校為單位的建立鄰里社區夥伴關係的專案，然後由州政府擇其可行者核予經費。這些專案的目的皆在提供與學校聯結的服務計畫，以便滿足青年的需求，並且在青年、學校和家庭之間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在「健康啟蒙」計畫的推動之下，全州設置了許多家庭資源中心、托兒中心、娛樂中心、以中小學學校為基地的健康中心、巡迴的個案管理團隊，以及其他各項服務(SRI International, 1996)。

這些計畫除了範圍較廣之外，和過去的作法不同的地方，還可以歸納為二點。其一，一般而言，這些計畫是以學校為基地，由具有夥伴關係的鄰里社區單位和學校密切合作，共同贊助經費且共同支援各項服務。如此一來，學校即不會成為唯一的供應者、出資者和決策者。此項作法的基本假定是，沒有任一個單位可以獨自完成服務的目的，而且若是能共同協力合作提供這些服務，會更有效率與效能。這些合作的作法，都奠定在共同出資共同管理的基本原則之上。其二，這些計畫通常都是在一個比較綜合的架構之下，在思慮週密與計畫完善的情況之下進行的，因而其所提供的健康與人員服務的品質較高，所帶來的改變也比較顯著。舉例而言，加尼福利亞州聖地牙哥市漢米爾頓小學所推動的「重新啟航」的計畫，即成為一個示範中心，進而成為該市重新計社會服務系統的點(SRI International, 1996)。

諸如上述的各項「與學校聯結的服務計畫」，已經有了相當不錯的執行成果。一些評鑑的資料顯示，這些計畫的確能讓許多需要健康和人員服務的個人或家庭，得到一些以前所未能獲得的福利，而且增加了青年們全面接觸這些服務的機會。根據消費者滿意度的調查，也呈現相當不錯的結果。某些時程較長的計畫也顯示學生願意接受較多年的學校教育、上課出勤率提高，以及學業平均成績提高等正面的效果。其他的研究也指出：計畫推動的第一個半年，效果最佳；而且，就那些一開始情況較差的學生而言，效果也最佳。這些研究發現顯示，將健康、人員服務和教育支援等加以聯結，會為學生在學校的各方面表現，帶來較佳的結果，至少在諸如到校的比率等能在短期間就能檢驗的指標上，呈現的正面的效果。另外，研究還發現，推動這些計畫的學校，其學校的氣氛也都有所改善。

不過，有一些評鑑的資料也顯示，「與學校聯結的服務計畫」之中，若是原來學校的課程與教學，與這些來自校外的服務計畫，未能建立密切的聯結，以致於這些服務計畫變成了外加的活動，反而會形成學校的壓力和負擔，以致為青年們所帶來

的正面效果並不大。因此，評鑑者建議，如果要讓「與學校聯結的服務計畫」能真正提昇學生的學業表現，學校有必要進行組織改造，讓學校能成為計畫的一部分，並且作緊密的聯結與配合。舉例而言，「校園之中的學習社區」(Communities in Schools, CIS)計畫即為學校提供了經費的補助和專業的支援，在校園之內或附近，建立了提供各項健康和人員服務的單位。一項評鑑資料顯示，一些在校園之內成立了「校內之校」(schools within schools)或是「變通學校」(alternative schools)的學校，透過這些經過組織改造的學校作為傳送健康和人員服務，所帶來的效果相當顯著。在「校園之中的學習社區」計畫之中，也有一些學校仍然維持原來的運作，而未進行組織改造，其學生的學業表現即未有顯著的進步(Rossman & Morley, 1995)。

安妮卡瑟基金會(The Annie E Casey Foundation)在一九八〇年代，推動了一項數百萬元經費的計畫，在好多個城市進行「與學校聯結的服務計畫」，希望透過該項計畫能促進以城市為單位的夥伴關係，進而提昇其健康與人員服務的品質。然而，根據安妮卡瑟基金會所推動的「展望新未來」(Annie E. Casey's New Futures)計畫之評鑑資料顯示，有些學校無法進行組織改造，而把這些服務當作外加的活動，以致於其在提昇學生學業表現的努力，並未顯著地成功。這些研究發現顯示，如果「與學校聯結的服務計畫」未能融入學校而成為課程與教學的核心，學校的各項運作也未加整合，那麼，效果不會如預期的好。早期的一些政策宣示，希望藉著「與學校聯結的服務計畫」來減輕教師在非學業方面的負擔，而能在教學互動方面投入較多的心力。但是，這些美意並未完全實現(Wehlage, Smith, Lipman, 1992)。

許多項計畫都試著加強這些整合的服務和學校日常運作之間的關聯。不過，許多的非教育的機構，都會在與學校建立夥伴關係時，面臨重大的困難。有些學校的教職員們不喜歡建立這種夥伴關係，是因為他們不樂於面對那些令人討厭的官僚制度，例如毫無彈性的功課時間表，或是外行領導內行等等。有一項以三十六州為範圍、長達五年的研究指出，「與學校聯結的服務計畫」並未在學校與社區的整合上，有多少的進展(Lawson & Briar-Lawson, 1997)。

綜上所述，到目前為止，「與學校聯結的服務計畫」的經驗可以為加強學校與社區的聯結這個問題，提出若干經驗。特別是對那些在高度貧窮的地區，因為這些計畫的推動而增加了青年和家庭滿足基本需求的機會，學校也因為多了外力的支援而可以減輕在非學業方面的負擔，進而增加在學生學業學習方面的課程與教學的活動，因而使學生們的學業表現有所改進。但是，此其中的關鍵在於學校及其社區是否能建立真正的夥伴關切，將社區所提供的各項服務融入其日常的學校運作之中，

若是學校自為學校，社區所提供的服務亦獨立運作，則學校與社區聯結的美意絕難實現。

參、社區服務與服務學習

近一、二十年來，美國許多基金會的領導者、教育改革的倡導者，以及各層次的決策者，包括老布希、克林頓及小布希等三位總統在內，都強調社區服務與服務學習的重要性，認為這些活動可以促進兒童與青年的人格成長、提高其公民素養和學業的表現與意願。各地方的學區、各中小學校，乃至個別的教師，也有機會接受來自基金會、工商企業和政府機構的經費支助，推動社區服務與服務學習。在1993-1994學年，約有434,000名學齡的青年參與了「學習並且為美國服務」(Learn and Serve America)的學程。到了1994-1995學年，則躍升至750,000名。劉慶仁(2000)即指出：「在1999年，全美有百分八十三的高中設有社區服務的活動，而有百分之四十六的高中設服務學習的項目」(頁96)。還有許多地方的學區，乃至大都市(如芝加哥和亞特蘭大)，甚至整個州(如馬里蘭州)都要求高中學生在畢業以前一定要參與社區服務或服務學習的活動。一項名為「全美教育長期調查」(National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urvey, NEELS)所呈現的一九九二年的數據顯示，全美的十二年級學生之中，有百分之四十四曾經在過去二年內，在學校內或是社區內參與過某種型式的社區服務；而約有百分之八曾經在過去二年內，在以社區為基地的社區服務機構之中工作過(Alt, 1997)。

就研究和實務的觀點而言，社區服務與服務學習其實是不能完全混而一談的。依據Honig, Kahne & McLaugh(2001)的說法：

「社區服務旨在以社區的需求為著眼點，所設計的活動；這些活動包括了同儕輔導、資源回收、環境清潔、鄰里巡邏、醫院志工、老人安養中心志工、社教機構志工等。而服務學習也包含了這些活動，但是，其著眼點是學生學業學習的深層理解，以及基本學力的強化與深化」(p. 1011)

換句話說，服務學習也是社區服務的一種型式，但是更強調學校與社區的聯結，希望透過這樣的聯結與事前詳盡的規畫而擴增學生的學習機會，並且進而提昇其學習的品質(沈六，1997)。

關於服務學習在學生學業學習上所形成的效應，可以跨越年齡的輔導和同儕輔導(cross-age and peer tutoring)的研究之中，找到相當多的數據。一些後設分析的資

料顯示，擔任同儕輔導員的學生往往會在學業上有較佳的表現。一項以一千名參與和學業學習有較密切關聯的較高品質的同儕輔導計畫的學生為對象的研究，結果顯示擔任同儕輔導員的學生在學業上有較佳的表現。一項在全美許多學校推動的「向青少年伸出援手的方案」(Teen Outreach Program)，將有組織的社區服務經驗，和關於其生涯和人際關係方面作出生命抉擇的班級討論，二者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一些以此一方案為對象的研究，在三十五個地方選取了實驗組和對照組進行準實驗研究，並且在二十五個地方進行真正的實驗研究，結果發現這些方案確實能降低學生懷孕、學業失敗等的現象，學生因為違反校規而遭停學一段時間的處分也明顯的減少許多。而且，這些研究還發現，凡是能充分地發揮這些服務學習方案的長處，且能讓參與的學生融入其中者，都會使學生的學業表現有所進步(Honig, Kahne & Mclaugh, 2001)。

服務學習如何為學生的學業學習帶來較為正面的效果呢？這個問題可以分為二方面來加以說明。第一，當學校教師、青年工作者，以及其他的人士，透過服務學習提供了學習機會給學生，等於是讓學生擴大了學習的環境、豐富了學習的資源，也增加了學習的支援；這樣所獲得的學習機會，有些是學校無法單獨提供的。舉例而言，某些青年學生在醫院擔任志工、或是在托兒所服務，或是在建築工地擔任助手，都會增加應用所學的機會。另外，服務學習的課程本身所具有的體驗教育的性質，也會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或是增加學生深化所學的機會。學生在服務學習的機會之中，因為有許多具有專長的成人作為教師或是輔導員，學生們可以隨時隨向他們請益；而這是學校裡傳統的課程無法提供的學習機會。在這些方案之中進行服務學習，也增加了學生和這些成人建立有意義關係的機會，這些關係對於學生目前的學習或是未來的生涯規劃，都有積極的影響。事實上，不少研究者都曾指出，服務學習的經驗也會使得學生對成人的態度趨於正向。

第二，不少的研究也顯示，服務學習的活動之所以能提高學生的學業表現，有部分的原因是學生因為參與了這些活動而改善了非學業層面的能力，諸如能與人合作、穩定的情緒、健康的身體、良好的公民素養，以及較具前瞻的生涯態度等；而這些能力對於學業的表現都會有正面的影響。有一些研究即指出，參與服務學習的學生在自信心、自重感，和自我價值等方面，都有所進步，當然，這些結果會受到某些因素影響。另外的研究也顯示，服務學習的活動能降低中學生的疏離感，也會減少學生違規犯過的情形並且在道德發展上有較好的表現。

還有不少的研究，以個人和社會責任為主要項目的自陳式問卷，探討服務學習的活動對於學生的影響。這些自陳式問卷的項目有如：你認為人人都應該作到資源

回收，重不重要？又如：你願意對一些需要救助的人，伸出援手嗎？許多的研究皆顯示，服務學習的活動對於學生在這方面的表現，都有正面的影響。另外，有些研究的主旨，在探討服務學習活動在學生公民素養上所形成的效應。這類研究發現，凡是在高中階段曾經參與過與政府和社區有關的服務學習活動的學生，在日後參與投票和社區組織的機率，都比較多(Youniss & Yates, 1997)。Youniss & Yates(1997)並且指出，服務學習的經驗對於政治和道德認同的成長與發展，有顯著的影響。一些以質性研究為方法的研究也報導，服務學習的經驗為學生帶來更多的反省思考和成長的機會，而這些機會是傳統的教學活動所無法提供的。在這些活動之中，學生有相當多的機會新檢視自己的刻板印象，面對自己的恐懼，學習適應周遭的人事物，並且因而對於自己為人的優缺點，有更深刻的認識。

那麼，服務學習對於學生非學業方面的能力是如何造成影響的呢？關於這一點可以分為三方面加以說明。第一，為學生定期地(至少每週一次)提供一段時間高品質的服務學習活動，會讓他們就服務學習的內容和過程，進行深刻的反省。Conrad & Hedin (1982)所進行的一項以全美各地實施的二十七項體驗教育的方案，其中有不少是與服務學習有關的。結果發現，服務學習方案的品質，特別是其活動的設計是否能提供學生一段時間，安排有組織有結構的活動，讓參與的學生能從中獲得生活的體驗，成為影響學生心智發展與群性發展的重要因素。同樣的，服務學習方案時程的長短，活動的安排是否密集等，亦與學生的學習成果，有密切的關聯。

第二，服務學習方案的品質和活動的設計是否能提供機會，讓學生能就其個人的自主決定(例如，學生是否感覺到他們「可以自行發展與運用自己的想法」或是「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行事」)進行反省思考，乃至就其與成人之間建立同事的關係(例如，學生是否感覺到他們「可以和教師討論自己的體驗」)進行反省思考與學生的成長與發展，有密切的關聯。這些方案之中，凡是愈能讓參與的學生覺得可以自我作決定，其與學生的自我尊嚴即愈有緊密的聯結。凡是愈能讓參與的學生覺得可以和成人維持良好的同事關係，其與學生的正向社會態度和推理的知能即愈有緊密的聯結。

第三，服務學習的活動與學校的課程之聯結愈緊密，則其所發揮的效果即愈大，不論其所進行的服務學習方案，是採在校課程的型式呈現，抑或是以課後輔導的型式呈現。服務學習的經驗與學業學習的關係愈為緊密，參與的學生即獲益愈多(Melchior, 1997)。

肆、學校通向就業及生涯的計畫¹

將學校和工作、就業，或是生涯加以結合，讓學生還在就學時即能接受與工作、就業，或是生涯有關的活動，或者，由工作或就業的工商企業提供職場中的實務經驗和學習的機會，一直都是教育和工商企業界共同關心的問題。惟過去，這方面的努力一直都集中於以不升學的學生為對象的職業教育，而且，實施的場所僅限於學校；最近，重點有了改變，而以學生習得較高階的知能為主旨。一九九四年所頒布的《學校通向就業機會法案》(The School-to-Work Opportunities Act of 1994)即是針對聯邦政府所主導的最大技術職業教育計畫，所進行的重新授權。該項法案的基本精神，即在加強學校與社區的聯結，希望藉著該法案的推動而能開創一些新的計畫，讓學生能更順利地由學校過渡到工作的崗位。這項法案所推動的計畫，具有下列的各項特性：其一，讓學生不分升學或不升學，都能受惠；其二，不論其為工作為本的學習(work-based learning)，或是學校為本的學習(work-based learning)，皆應該與校內的或是校外的學習活動，保持密切的聯結；其三，所提供的生涯諮商與輔導、在職場中跟著有豐富經驗的工作人員見習，並且接受指導等活動，皆具有結構完整的性質，既能滿足其向成人學習的期望，也能維繫與成人或是同儕的良好關係。

以波士頓市為基地的一個名為「迎向未來的工作」(Jobs for the Future, JFF)的機構，所設計的、或是所支援的「學校通向生涯」的多項計畫，所代表的則是更有組織、且更有計畫的努力；其以增加學生學習機會，強化學校與職場的聯繫，並且提昇青年生涯知能的規劃，即更具創意且更具成效。一九九五年時，「迎向未來的工作」啟動了一項名為「基準社區專案」(Benchmarks Communities Initiatives, BCI)的五年計畫。這項包含層面很廣且兼顧學習與工作的專案，由全美五個地區成立策略聯盟：麻薩諸塞州的波士頓市、肯塔基州的傑佛遜郡、威斯康辛州的密爾瓦基市、奧瑞崗州的北克拉馬斯市、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等。「基準社區專案」獲得了許多工商企業、學校與社區發展組織的支援，作為其重組由幼稚園以迄大學畢業的學校制度的重要策略。「基準社區專案」除了包括工作為本的學習以及學校為本的學習等活動，還包括了一些和當前的就業市場有密切關聯的學習活動，以便讓學生積極參與的活動，並且讓學生能學以致用(Honig, Kahne & Mclaugh, 2001)。

¹ 學校通向就業及生涯的計畫即是「學校通向就業的計畫」及「學校通向生涯的計畫」二項計畫的簡稱。「學校通向就業的計畫」的英文為 School to Work Initiatives)，而「學校通向生涯的計畫」的英文為 School to Career Initiatives)，本文係參考劉慶仁(2000)的譯法。

一般學校通向就業的計畫是以不升學的青年，或是被升學班淘汰的學生為服務對象；「基準社區專案」的作法不一樣，是以所有的青年學生為對象，把工作為本的學習統整而為學校的核心課程。舉例而言，密爾瓦基市的「基準社區專案」即是由教師和雇主協同合作，把科學的課程統整在醫院的學徒制之中。波士頓市「基準社區專案」則是由學校和雇主協同合作，在名為「齊來學科技」(Protech)的計畫之中，由為數不少的工商企業提供職場的工作機會，讓青年學生有機會統整各個學科的學習。舉例而言，在「齊來學科技」的計畫之中，凡是有興趣在地區醫院工作的學生，就必須先對醫院的心臟科、藥房、圖書館等各單位，作一番學習，以便充實其應具備的知能。一旦進入醫院，這些青年學生就必須實際負擔各項工作。「基準社區專案」在學校和社區之間，建立夥伴關係，簽訂合約，以便讓青年學生在學校和工作職場都能學習到豐富的知識和經驗。

初步的評鑑資料和軼事的紀錄顯示，「基準社區專案」的實施效果還不錯，參與計畫的學生們在各方面的表現都值得注意。學生們指出他們所參與的工作為本的學習，令他們的學習興緻很高昂，因而連帶地對於學校的各項功課的學習，也更樂意投入。由各項文件的資料顯示，在整個「迎向未來的工作」的計畫之中，波士頓的「齊來學科技」計畫作的最好，學生的上學與到課率提高了，學業成績也進步了，當然，學生畢業的比率也增加了(Martinez, Goldberger, & Alongi, 1996)。

自一九七〇年代開始，以校中校的形式出現在一般都會型高級中學校園內的「生涯學苑」(Career Academies)，則為另一種學校與社區取得聯結，並同為學生的學習和工作謀求良好效果的作法。「生涯學苑」設立的初衷，乃在於鼓勵低成就的學生向學，並且將其高級中學的在學經驗直接與工作職場相聯結。另外，「生涯學苑」的設立也是希望能對一般雇主對於高中畢業生的程度不佳的抱怨，有所回應。因而「生涯學苑」希望能讓那些原本已經不適應學校學習的青年學生，能夠重拾學習的信心和興趣。「生涯學苑」的各項課程和活動，都與學生的實際生活有所關聯，並且讓他們有機會向社區當中的企業管理人員、醫藥專業人員等成人學習。在這些專業人員的指導之下，配合學校所設計的各種課程和活動，使這些學生能從學校和社區的聯結當中，進行豐富的學習。

有關「生涯學苑」的評鑑資料顯示，其所發揮提供青年學生學習機會的功能，確實能有所發揮。舉例而言，加尼福利亞州的半島生涯學苑(Peninsula Academies)即為十至十二年級的青年學生提供在電子、財務、健康，以及其他領域生涯學習的機會。這些學苑提供了職業與普通教育整合的課程、個別指導、暑期實習等活動，並且為學生提供如家庭般的學習環境，讓青年學生在相當個別化的環境之中，進行

快樂的學習。雖然，各個學苑的辦理效果不盡相同，有些學苑也不見得有效果，不過，評鑑的結果顯示，這些學苑的學生中途輟學的比例，比對照組的學校降低了一半，學生上學到課的比率和學業成績也都提高了。與校內或校外的成人取得聯結，從而獲得有意義的學習經驗，並且得到成人的關懷照顧，是這些效果之所以達成的重要原因。各個學苑之內同儕之間建立的相互支持的關係，而使得原有不向學的風氣有所轉變，也是促使學生向學的重要因素(Honig, Kahne & McLaugh, 2001)。

把「迎向未來的工作」和「生涯學苑」這二個例子放在一起，我們可以對學校與社區聯結以擴增學生學習機會的作法，有更進一步的理解(Honig, Kahne & McLaugh, 2001)。第一，高品質的學校通向就業計畫——也就是那些能發揮正面效應的計畫——確實能協助青年學生培養在工作當中進行學習的能力。正如高品質的服務學習計畫一樣，這些學校通向就業的計畫也能提供機會讓青年學生反思其工作的經驗，激勵他們指認具有挑戰性的情況，分析他們面對挑戰決問題的能力，並且增加提昇其各項能力的學習機會。研究顯示，當青年學生真心投入時，就會在工作與學校之中用心學習，積極表現，面對困難，而較少退縮委蛇，對未來也存有較大的信心，也較能樂觀地面對各種挑戰。

第二，高品質的學校通向就業的計畫讓青年學生所參與的一些工作，不再是一些對他們沒有意義的工作，也不再是一些毫無升遷機會的工作。我們都了解，許多的美國青年都有機會找到工作，但是，因為學校與工作機會之間加強了聯結，會使得這些工作更具有意義。在校外工作同時也上學的青年學生，所從事的通常都是一些次等的工作——不需要太多技能、高流動率、少升遷機會、而且未受工會保障。這些工作通常都是在服務部門，諸如餐飲業、零售業、辦事員、工友等。凡是參與學校通向就業的計畫，或是其他由學校與社區協同合作辦理的計畫，如前述的「基準社區專案」和「生涯學苑」等計畫，青年學生所參與的，則是在健康服務、電子、旅館管理、建築，以及其他需要較高技能的工作。雖然，這些計畫的品質各有不同，但是，多項評鑑報告皆指出，青年學生參與這些計畫，所找到的工作比他們自己所找到的工作，品質高的多了。

上述所謂的「高品質」的工作，是指青年學生能充分表達其對生涯的興趣，有時間學習與練習所必備的技能，也能提供有結構的機會參與訓練和後續的進修活動。青年學生還應該有機會和相關工商企業的網路取得聯絡，並且能培養可以遷移的技能。各項證據顯示，凡是有機會在較複雜的職場之中工作的青年學生，不只會獲得較高的薪資，也會有較低的失業狀況。

學校通向就業和學校通向生涯的計畫旨在加強學校與社區的雇主聯結，以便提

昇學生積極參與學習的機會。這樣的作法和過去的職業教育或是生涯教育的作法有所區別，亦即不再受限於一些傳統的學習目標，而能考慮到動機、自尊、認知的複雜度，以及責任感和歸屬感等重要的項目。同樣的，這些被認為是重要學習目標的計畫要素，也超越了課程、工作安置和其他較狹隘的因素。這些學校通向就業的計畫已經被認為是青年學生學習機會的增加，換句話說，主動積極的學習、自我導向的學習、新角色和新責任的承擔、社會支援網絡的聯繫等，都讓青年學生得到更多的學習機會。

第三，高品質的學校通向就業的計畫把學校和工作職場之中的學習加以貫串。這樣把校內和校外的學習加以聯結的意義在於，在學校教室之中所學習的東西，可以直接地應用到工作上。在工作上所獲得的經驗則代表著教室中學習之延伸，而工作上的成功也被視為學校學習成功的一部分。在這個過程當中，教師和雇主等於是參與了持續不斷的對話，並能將其專長加以策略性的應用，終而能協助青年學生在學校和工作上的學習都能有良好的表現。

第四，當學校和工作取得聯結時，受惠的不僅是青年學生，教師、雇主，以及其他的成人，都會因為有機會成為更具專業知能的教者，因而從中受益。以「基準社區專案」為例，即為學校的教師提供了許多專業發展的機會。依據這些教師的報導顯示，他們有更多機會針對其教學的實務進行反省思考，對於其原來有關青年學生學習的想法，也會有更深一層的體認或反省思考，同時，他們也有較多的機會以真實情境的語言和學生進行對話。「基準社區專案」也提供了機會讓教師如影隨形地跟著一些雇主工作，甚至進行實習，因而增加了教師們專業成長的機會，更使其在學校面對學生時，能更清楚學生未來在職場所必須具備的專業知能。同時，「迎向未來的工作」計畫則也為雇主提供了在職進修的機會。就是因為這樣的作法，讓許多雇主打破了原來對青年學生所持有的刻板印象，因而為雙方的正面而積極的關係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基準社區專案」和「迎向未來的工作」二項計畫的評鑑皆顯示，因為各方面的配合，而使得大家都因為參與這些計畫而獲益。

伍、青年發展計畫與青年組織

美國大約有四千個以服務青年為宗旨的組織，包括了「男女青少年社團」(Boys and Girls Clubs)、「四健會」(4-H programs)、「基督教青年會」(YMCA's)、「鄰里中心」(neighborhood drop-in centers)、「課後社團」(after-school clubs)、「公園休閒處」

(Departments and Offices of Parks and Recreation)、教會，以及其他各種組織。另外，有大約一萬七千個非營利的組織將自身定位為與青年發展為主旨相關聯的組織。而且，在一份最近完成的大規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的八年級學生皆宣稱參加了上述的組織所舉辦的各式各樣的活動(Honig, Kahne & McLaughlin, 2001)。

青年組織之設立，有其多重的目的；其主要的目的乃是為青年朋友提供安全、正向的娛樂機會。青年組織的類型各有不同，而且其所提供的服務之品質，亦各有不同。舉例而言，某些青年組織，諸如「小聯盟」(Little League)、「男女青少年社團」等都是社團性質，提供藝術、運動、服務、教育和與公民素養等有關的活動，讓青年朋友參與。有一些「基督教青年會」基本上像是個游泳池和健身房，只是為青年朋友提供有人督導的娛樂場所，但是另外一些「基督教青年會」則相當有結構，而且清晰的目標，讓青年朋友從中獲得能力升級的成長機會。另外有一些機構則是全年無休，讓鄰里的青年朋友能隨時來到這些中心，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並且和同儕及成人建立較長期的關係(McLaughlin, Irby, & Langman, 1994)。

許多的青年組織為青年朋友提供了相當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學業和非學業的支持。這些支持包括了對青年會員寄予適度的期望，以便協助其進步與成長，角色模範的提供，豐富的養護環境，以及為滿足青年朋友的興趣和需求，而辦理各項活動。評鑑和軼事的紀錄皆顯示青年組織所採取的這類廣域的作法，確實能為青年朋友個人的成就和其在學校表現，帶來積極而正面的影響。

這些青年不論在學校的整體優良表現，或是較佳的社會技巧，或是更高學業的自我期許，或是其整體自信心的提高等方面，皆與其參與上述的各項活動有所關聯。舉例而言，青年學生在全美長期教育調查(National Educ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NELS)上的項目上之表現顯示，若是與一般典型的美國青年相比較，凡是定期參與青年組織所辦理的活動之低收入的都市青年，在高中的學業成績皆較高，較願意升入大學，對自己有較正向的看法，較能作生涯規劃而且也會努力以赴，對於社區相關的事務也較為投入。換句話說，參與了社區為基礎的青年組織，似乎會消滅其居處環境不良(諸如：條件較差的學校環境、較亂的鄰里環境、較不足的機構支援)的負面效應(McLaughlin, 2000)。

就青年組織對於青年所產生的效應而言，目前已經找得到的相關文獻，有許多是有關個別輔導(mentoring)關係方面的研究。有一項研究，以後來上大學的人數為指標，參與個別輔導制度的青年上大學的，是對照組的青年後來上大學的三倍。他們在十至十二年級的學業成績，通常也都比較高。在一項以參與「男女青少年社團」的959名十至十六歲的青年為對象的比較研究發現，和對照組相比較，約百分之四

十六的參與者較不會濫用藥物，約百分之二十七的參與者較不會酗酒，約百分之三十的參與者較不會隨意打架。參與者還在到課率、學業成績、完成家庭作業的比率等方面，有較佳的表現。這些較佳的表現，尤以少數族裔的青年社團「小姊妹」(Little Sisters)，最為突出(Honig, Kahne & McLaugh, 2001)。

然而，並非所有的青年組織所產生的效應皆相同。某些青年組織以提供額外的學業方面的協助(例如，協助完成家庭作業、提供課後學習方案，家教輔導)，而直接地對增進青年學習的機會。証據顯示，除了直接提供在學業方面的協助之外，高品質的青年組織也讓青年學生參與較不正式的課程，以便提昇其多元的能力，這些包括了社會、情緒、職業、公民和體能等方面的能力，這些對於其學業的成就，也間接地有促成的作用。這些高品質的青年組織能讓青年參與各式各樣的活動，因為增強其實力，並且與成人及同儕建立良好的關係。

高品質的青年組織所提供的課程包括了認同的結構，例如各種儀式、忠於機構的作法，以及認同標誌如要求穿著制服等。這些課程，可以讓青年朋友有選擇的機會，也知道應如何作選擇。這些課程可以培養青年朋友的多項能力和興趣，而且通常都很實用，也很方便參與，因而能讓青年朋友有積極且主動參與的感覺，同時，更能激勵參與者將所學付諸實際的考驗，進而提昇更多層面的能力(McLaughlin, Irby, & Langman, 1994)。

關係的結構也會激發高比率的成人與青年的互動。純粹只是鼓勵，是不足夠的。高品質的青年組織會加強篩選參與的成人志工，給予成人志工密集的督導訓練，以便保證其能成為青年的角色模範，並且持續地評鑑其進步的情況。長期的關係對於積極而正向的結果特別重要。通常，這些成功的個別輔導關係，至少都會維持在一年半左右。

許多評估和報告皆強調，不論是在能提供較廣泛的支援及強而有力的同儕文化之中，或是透過參與者所建立的社群之中提供個別輔導，並且鼓勵青年與成人建立其他的各種關係，皆有其重要性。另外，諸如暑期輔導活動和各種文化性的活動，也都能提供學業和個別輔導以外的支持。

評估和報告也指出，這些能增進學生學習機會的組織，在關係方面的性質上應該是發展性的，而非規約性的。在一項以八個「大哥哥和大姐姐」(Big Brother and Big Sister)組織之中的 82 對個別輔導的配對之中，約有三分之二的關係是發展性的，而非規約性的。所謂發展性的關係，是指：成人義務個別輔導員和青年學生之間，以建立能相互信任的關係為主旨，期望層次高但是能依青年學生的需求而與時俱進地調整，並且能讓青年朋友參與方案的決策歷程。所謂規約性的關係，是指：由成人

設定目標，共同努力實踐這些目標，並且要求青年朋友分擔責任。一般而言，規約性的關係所設定的期望太高，因而從發展的角度來看，較不適切。這些方案較不善用青年朋友的長處，來設計與實施(Honig, Kahne & Mclaugh, 2001)。

凡是能激發青年朋友參與其活動的組織，皆具有某些性質。雖然，這些組織經營的良窳與其組織所在的地點似無甚關聯，但是，其所開創出來的環境卻是個重要的關鍵。一般說來，有效的青年組織都具有下列特性：其一，組織之中的成人，皆能真正地關心青年學生生活的各個層面；其二，對於會員的規定十分嚴格，而且十分注重安全；其三，把青年當成統整的個體，進行全方位的服務；其四，各項活動皆由青年朋友和社區的成員，定期地加以評估(Honig, Kahne & Mclaugh, 2001)。

總結而言，有許多證據皆指出，青年組織之是否能真正地為青年提供學習的機會，確實在課程的安排和組織的特性上，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舉例而言，有些中心只不過像是個全年無休，讓鄰里的青年朋友能隨時來到這些地方，參加其所提供的活動，那麼，其所發揮的作用也就只不過像是個讓青年朋友有個逃離大街的庇護所而已。對於一些年齡稍長的青年朋友而言，他們寧願在街頭閒逛，而不願進入這些中心，因為街頭的活動比較吸引人，而且其所建立的同儕團體也比較前後一致。對於一些年齡稍長的青年朋友而言，他們也不喜歡參加一些看起來和學校沒有什麼不同的教育性活動。青年朋友和兒童一樣，都不喜歡一些看起來好像要「修理」(fix)他們的活動——一些好像要針對他們的「不良行為」而設計的活動。對於他們而言，這些活動正好像是在揭他們的瘡疤，當然不樂意參加(Honig, Kahne & Mclaugh, 2001)。

陸、結語

無論從學校或是社區的立場出發，增進學生的學習機會，以便提升學生學習的效果，使其在學校時能有較佳的表現，而且在離開學校進入職場之後亦能有較好的適應，乃是大家都樂見的結果。為了達成這項目的，單是依靠學校的力量，顯然不夠，而必須結合社區的力量，建立夥伴的關係，共同以增進學生的學習機會為考量，集結各種可用的人力與物力資源，發揮整體教育的功能。關於這方面，美國的作法可供我們參考借鑒者不少，本文則介紹了四項。

首先，就「與學校聯結的服務計畫」而言，這是指社區對學校提供的各項服務，包括健康和人員的服務和支援等。這些以學校為基地的計畫，由具有夥伴關係的鄰

里社區贊助經費支援各項服務，而學校則在必要時進行組織改造，將各項由社區提供的服務計畫融入學校的總體計畫，而成為課程與教學的核心。如此，學校不再自為學校，社區不再自為社區，學校與社區聯結成為一具有活力的整體，上下一心，學生也願意全心投入學習，其成效自然顯而易見。

其次，就「社區服務與服務學習」而言，二者都包括同儕輔導、資源回收、環境清潔、鄰里巡邏、各種志工等活動；社區服務是以社區的需求為著眼點，而服務學習則著重與學生學業學習的關聯。社區服務與服務學習的活動，因為增加了學生與成人互動、深入體驗、應用所學的機會，因而得以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穩定的情緒、健康的身體，以及正確的生涯態度，所以提升了學生與人合作、勤於學習的能力，進而提高了學生的學業表現。

第三，就「學校通向就業及生涯的計畫」而言，是透過學校與工商企業的合作，提供工作或是學校為本的學習機會，目的在讓學生順利地由學校過渡到職場中。這些計畫所提供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學習與進修的機會，協助學生習得必備的技能，提昇終身學習的意願，並且建立勇於承擔責任的志向、積極上進的生涯態度，以及良好的社會聯繫網絡。如此的結果，會讓青年學生、教師、雇主，乃至社區，都從中受益。

第四，就「青年發展計畫與青年組織」而言，是指以社區為基礎的機構和組織所提供的各項活動，以便讓青年學生獲得順遂的成長與發展機會。這些計畫與組織的主事者皆對學生會員寄予適度的期望，提供適切的角色模範，豐富的養護環境，並且為滿足青年會員的多元需求而辦理各項活動。參與青年發展計畫與青年組織的學生，不論在學校的整體表現，與人為善的技巧，學業的自我期許，自信心的提昇等方面，皆有可觀的進步。

目前，台灣地區討論學校與社區的關係時，較集中於「學校社區化」或是「社區學校化」的理念和作法。本文則回歸到學校與社區夥伴關係的建立，以增進學生的學習機會為目的，討論各項實際的作法。至盼本文所描述的美國在「與學校聯結的服務計畫」、「社區服務與服務學習」、「學校通向就業及生涯的計畫」，以及「青年發展計畫與青年組織」等四項作法，能提供大家參考。

參考書目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台北：作者。

- 沈六(1997), 服務學習。公民訓育學報, 6 期, 頁 43-60。
- 林振春(1988), 學校教育與社區發展相互為用。中等教育雙月刊, 38 卷 1 期, 頁 18-24。
- 林振春(1994), 學校與社區結合以建立社區文化。社教雙月刊, 64 期, 頁 6-12。
- 林振春(1999), 台灣社區教育發展之研究。台北: 師大書苑。
- 林振春(2002), 教師參與學校內部社區的營造。教育研究, 95 期, 頁 57-69。
- 張德永(1995), 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創造學校、社區雙贏的新時代。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主編, 學校社區化(頁 165-196)。台北: 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
- 梁茂森(1990), 學校與社區關係之探討。教育文粹, 19 期, 頁 69-82。
- 許水德(1995), 學校社區化—教育改革的方向。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主編, 學校社區化(頁 1-7)。台北: 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
- 郭淑娟(1995), 「學校社區化」綜合研討會記實。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主編, 學校社區化(頁 227-233)。台北: 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
- 黃鴻文(1995), 社區與學校結合的模式。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主編, 學校社區化(頁 127-135)。台北: 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
- 劉慶仁(2000), 美國教育改革研究。台北: 國立教育資料館。
- 蔡瑞榮(1995), 「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的理念與作法。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主編, 學校社區化(頁 83-108)。台北: 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
- Alt, M. (1997) How effective an educational tool is student community service? *NASSP Bulletin*, 81(591), 8-16.
- Cibulka, J. G., & Kritek, W. J. (Eds.) (1996). *Coordination among school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onrad, D., & Hedin, D. (1982). The impact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 on adolescent development. *Child and Youth Services*, 3, 57-76.
- Dewey, J. (1902/1976). The school as social center. In J. A. Boydston (Ed.), *John Dewey: The middle works* (Vol. 2, pp. 80-93).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Honig, M. I., Kahne, J. K., McLaughlin, M. W. (2001). School-community connections: Strengthening opportunity to learn and opportunity to teach. In V.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 (4th ed.) (pp. 978-1065). New York, NY: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 Illback, R. (1997). *Bridges over barriers: Kentucky's family resources and youth services centers: A summary of education-related evaluation findings*. Louisville,

KY: R.E.A.C.H. of Louisville.

- Lawson, H., & Briar-Lawson, K.(1997). *Connecting the dots: Progress toward the integration of school reform, school-linked services, parent involvement, and community schools*. Oxford, OH: The Danforth Foundation and the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newal at Miami University.
- Martinez, M., Goldberger, S., & Alongi, A. (1996). *A year of progress in school –to –career system building*. Boston, MA: Jobs for the Future.
- McLaughlin, M. W. (2000). *Community counts*. Washington, DC: Public Education Network.
- McLaughlin, M. W., & Talbert, J. E. (2001). *Community of practices and the work of high school teaching*.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
- McLaughlin, M. W., Irby, M. A., & Langman, J. (1994). *Urban sanctuari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Melchior, A. (1997). *National evaluation of Learn and Serve America school and community-based programs*. Waltham, MA: Center for Human Resources, Brandes University.
- Philliber Research Association. (1994). *An evaluation of the Caring Communities program at Walbridge Elementary School*. Accord, NY: Author.
- Rossman, S. B., & Morley, E. (1995). *The national evaluation of Communities in Schools*. Washington, DC: The Urban Institute.
- SRI International (1996). *California's Healthy Start school-linked services initiatives: Results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Menlo Park, CA: Author.
- Wehlage, G., Smith, G., & Lipman, P. (1992). Restructuring urban schools: the New Futures experiences.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9(1), 51-93.
- Youniss, J., & Yates, M. (1997). *Community service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youth*.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